

# 紫藤花香

□范子峰

费县大田庄乡周家庄村是一个“家家有紫藤，户户养桂花”的美丽乡村。那里村民勤劳，山清水秀，民风淳朴，环境优美。

周家庄村是一个由几个紧密相连的自然村组成的大山村。当年，村子里里外外生长着杏树、樱桃树、板栗树、香椿树。尤其是自然村石码子，村街上、家院里、荒坡上到处是杏树和其他各种果树林木。有的老杏树大的主杆直径达三四十公分粗，树冠能覆盖半分地。每年春天杏树开花时节，登高俯视，小村置身花海，农家掩映在雪白的杏花林里，优美壮观，令人流连忘返。庭院优美，堪称花园式农家的，当属村民张宝华家。

张宝华是一位退伍军人，喜欢开垦荒山，栽树养花，种植农林作物。他在部队养成“令行禁止，整齐划一”的好习惯，把在山村的家，建造得井井有条。尤其是他家院内西南角的那棵紫藤，树龄距今约有六十余年，是他家房子建成时移栽下的。

目前，这棵紫藤花树主杆直径约有四十公分，枝蔓突兀嶙峋，龙盘虬结，蜿蜒交错，分两股爬满院子上空的花架和整堵南院墙。每年四月中下旬盛花期，一簇簇紫藤花婀娜多姿，

姹紫嫣红，南院墙犹如一幕淡紫色的瀑布，绚烂着春天；院内花架倒挂着一簇簇半尺多长的紫藤花穗，覆盖在天井上方。小院笼罩在紫藤花下，犹如一座大花房，整棵花树形成一片紫藤花海。而且，周边村落大部分人家的紫藤花，大多是用这棵树的种子育苗长成的，个别从外地调来的紫藤花苗，长大后开花不好，就又抽去枝头，再用他家这棵紫藤花树上的接穗嫁接而成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小村成了“家家有紫藤，户户养桂花”的美丽村庄。

“紫藤挂云木，花蔓宜阳春。密叶隐歌鸟，香风留美人。”2000年始，每年的四月中下旬，各家各户的紫藤长成开花时，全村弥漫在紫藤花香之中，吸引了不少周边城镇和远方城市里的客人前来观赏。慢慢地，路远的游客，渴了累了，看到张宝华一家为人和善，居家环境干净优美，其爱人做的农家饭菜色香味俱全，有的游客就主动地提出来，希望在他家里坐下来吃顿便饭，休息一下。一来二去，就在家院里紫藤花架下开起了当地第一家农家乐。当时只有几张桌子，后来游览的人越来越多，想在他家吃顿饭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家里接待不过来，就在家西拦河



坝边，依山傍水建起了远近闻名的紫藤山庄。

周家庄山上青松戴帽，山下果园缠腰。森林覆盖率高，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也高，是天然的大氧吧。因为紫藤花香和山村巨变，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好去处和网红打卡地，也成了周边市民休闲游玩的天然大乐园。

2017年，大力发展乡村、休闲、全域旅游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，当地也抢抓机遇，因地制宜，对村里的基础设施、村容村貌进行了改造提升。游客多了，吃喝玩购等需求增长，很多村民瞅准商机，有的学着张宝华，在紫藤花架下摆上几张桌子，家院里开起农家乐；有的则在大街上出摊售卖各种山货土

产，花卉盆景及手工艺品。据报道，小村现年接待游客达百万人次。目前，村子有各种果园6000多亩。大樱桃、苹果、甜桃、黄(白)杏、山楂、板栗等北方果品应有尽有。

一直以来，张宝华家的紫藤花海和村子里景色宜人的家家户户，始终坚持敞开大门，免费供人观赏，甘愿美丽共享，更加提高了小村的美誉度。

现在，村里还结合“一事一议”“乡村连片治理”项目，修建打通了一条环山路，解决了周家庄没有环村路的困境，打破了多年来旅游旺季交通拥堵的瓶颈。既让进出的游客畅通无阻，也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，给周家庄乡村游快速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

# 两只老母鸡

□唐广申

满院子里转了一大圈，又到院门外的路边上、小河沟里看了看，还是没有找到小黄。我就蹲下身子，问起跟在我身边“咯咯咯”地哼唧着的大黄来：“小黄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早上是见过小黄的，那时它正趴在窝里下蛋呢！从那以后再没看到它。前几天就发现小黄有抱窝的迹象，“咕咕咕”的叫声很异样，难不成它在抱窝孵小鸡？这样想着，就去它下蛋的窝里看了看：小黄正在里边趴着呢！

6月25日晚下过一场透地雨，26日一天又潮又热让人浑身粘腻很难受，晚上电闪雷鸣的，又下了一整夜的暴雨。27日雨滴滴答答，又下了一整天。几次到小黄孵蛋的窝里喊它、轰它出来吃东西，可它趴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用手摸了摸小黄身下的碎麦糠，潮湿而温热，小黄身上也是湿漉漉的，看来雨水溅进窝里了。实在没办法，就把它抱出来，抓了把它平时最爱吃又很少能吃到的大米，它象征性地啄了没几粒，到院子里的水洼喝了点雨水，前后也就一分钟，又趴窝里了。好在窝里我已给它换了干软的草，又把它孵化着的六枚暖暖的鸡蛋放上去。窝外面用废弃的锅盖遮挡了下，以防雨水淋到它。

我不知道小黄为何这么渴望做母亲，更不知道孵小鸡会是这么辛苦。“鸡、鸡，二十一；

鸭、鸭，二十八”，我知道孵出小鸡需要21天，这21天的时间里，母鸡就这么一动不动、不吃不喝地趴着吗？要做母亲的小黄是多么吃苦耐劳，它不管雨水打湿了羽毛和翅膀，它不顾饥渴和湿热，就这么一个姿势孵化着它的孩子们；小黄又是那么的勇敢和坚强，它不惧蛇虫、野猫、黄鼠狼，它不怕21天的孤独和漫长，就这么独处一隅，守护着它那还未出生的孩子们。

这几天大黄都很落寞地在小黄孵蛋的地方转悠，有时就“叽叽咕咕”地在堂屋门口等着我出门。只要我走出堂屋，无论是上厕所还是在院子里拾掇，或是到大门口去站站，大黄总是跟在我身边，哼哼唧唧地很像是让我帮它喊小黄，或者是它干脆就把我当成了小黄？因为平时大黄和小黄总是形影不离。早上打开鸡笼时两个一前一后地跳出来，然后跟着我上厕所，在堂屋门口等着我给它们拿粮食。就这样一会在院子外边找食，一会又回到家里在堂屋门口“咕咕咯咯”地要粮食，或是下完蛋后显摆似的“咯咯哒”地喊几声。等到太阳西下，院子西南角茅厕边的大槐树完全遮挡住了夕阳的余晖，大黄和小黄就又一前一后地相跟着回到羊栏里边的鸡笼去，一天又一天，两个就这么伴随着。现在小黄想要做母亲，每天趴在下蛋的窝里孵小鸡，大黄就很不适应，临黑了还是趴

在鸡笼上哼唧，怎么也不进窝。

算来大黄和小黄也都四岁了。父母亲一到八十多，就把家里的几只羊卖了，他们已牵不动山羊了。几年前又把喂了几年的看家狗送人了，他们也照顾不动一条小狗了。养了几年的狸花猫，也在某一个晚上走丢了。可家里总得喂几个牲灵吧，要不剩饭剩汤倒了也就糟践了，一辈子都有牲畜们陪伴着，怎能不喂养个活物呢？想想小孩们要吃笨鸡蛋，喂几只鸡也费不了多少事，母亲就嘀咕着，让父亲从集市上买来几只月把大的鸡，姐又把自己喂养着的逮来了几只。大前年的时候有六只，前年晚些的时候还有三只，去年起就只剩了大黄小黄了。平时母亲照顾得好，母鸡们也都很争气，多的时候一次能拾四五个鸡蛋，即使这两年母鸡越来越少了，到最后只剩下大黄和小黄，可每天总能拾一两个鸡蛋。这些鸡蛋父母亲总是舍不得吃，给儿女孙女外孙们攒着呢！

今年农历腊月十七，91岁高龄的母亲在院子里上堂屋门口的台阶时摔倒了，之后基本上不能吃东西，甚至喝清水也难以下咽。23到28日住了几天院，输了血打了白蛋白，状态似乎好多了，可正月初六起又不能吃喝，整天都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里。正月十一日下午四点半，母亲终于走完了她艰难的一生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

在母亲病倒的日子里，没人顾得上大黄和小黄，打发母亲走了后，大黄和小黄有时也到堂屋里溜一圈，“哼哼唧唧”地退了去，喂养它们的母亲没有了，就像我们一样都成了没娘的孩子，大黄和小黄该去哪里呢？亲邻们都常说赶紧卖了吧，你父母亲明年也有90了，谁还能顾得了两只老母鸡。可我却怎么也舍不得卖，哥和姐也有些舍不得，这是母亲正喂养着的小东西，谁又舍得去卖掉呢！

母亲走后的这一百多天里，我和哥姐轮流照顾老父亲，也照看着大黄和小黄。母亲走了，父亲很是孤单，原来能说能逛的一个人，现在几乎不出院子，一天里也说不了三两句话。大黄和小黄每天在堂屋门口、院子里、大门外的小河沟里转悠，见到我就凑到脚边来，我知道它们是母亲留给我们的玩伴和思念，所以每天总是追寻着它们的踪迹，细心地呵护照看着。现在小黄想做母亲了，看它辛辛苦苦的样子，想想老母亲为我们辛勤操劳的一生，我竟有些不忍了。世上最辛劳的就是母亲吧！可我又怎能去阻挡一个想做母亲的老母鸡呢？

今天小黄已经趴在窝里十多天了，再有几天，当它走出窝来的时候，身边应该就有几只毛茸茸的小鸡，亦步亦趋地跟着它。想想那时候，小黄高傲、自豪和护着小鸡勇敢的样子，再多的辛苦也是值了吧！



长河浪花  
Changhelanghua

## 命运若是春风的招惹

□韩雪丽

谁把冰心放在梦里  
风知道相思  
一色的梨花若雪  
不一样的孤寂

谁爱了云霞在天边  
雨知道心事  
遥远的青山遥远  
都一样的回忆

命运若是春风的招惹  
谁知道蝴蝶往事  
破茧翩然的时候  
记取你的名字

命运若是春风的招惹  
谁知道蝴蝶往事  
破茧翩然的欢喜  
记取你的故事

## 湿漉漉的夏天 (外一首)

□张春生

雨水浸透了夏天  
炽热的阳光也会变得亲切  
我们在大雨之中  
感情随着肆虐的水  
大海般掀起风浪

湿漉漉的夏天  
大树披着浓密的绿发  
小树斜着身子  
向着大树的方向  
似乎在等待亲人的抚慰

湿漉漉的夏天  
发霉变质的东西愈来愈多  
我们在生活中  
内心里要盛开一朵莲花  
让圣洁的馨香  
去抵御浓重的湿气

## 夏天是一首诗

夏天是一首火热的诗  
近距离的阳光  
炙烤着大地  
我们在承受生活的考验  
躲在树梢上的风  
偶尔送来半丝清凉

夏天是一首奔放的诗  
青年男女穿着时尚服装  
一束束怒放的花  
点燃希望的火把  
照亮了步行街  
照亮了生活的前方

夏天是一首多情的诗  
有善解人意的瓜果  
送来甘甜与亲情  
有急躁的电闪雷鸣  
在暴风雨中呐喊  
让我们在灾难面前学会坚强